

文正公摺集卷之十一

疏

禮部儀制主事乞改南疏

奏



九年

恩改南以便迎養事臣直隸常州府宜興

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今職二十三

年十二月奉命冊封周府魯陽王等隨患風寒

瘧火等症具本告病奉欽依准回籍調理間續有

父吉病故丁憂守制本年八月服滿赴部伏念臣

賤士叨遇明時竊祿有年報月無地臣有母李

氏在家見年六十八歲臣兄萬士亨原任吏部稽勳

司員外郎丁父憂相繼病故臣母傷痛至今未已今
又離母遠來臣母向抱亡身沒世之悲早已積哀
成疾今念微臣千里之別兼以愛子增衰老歷夏虞
身如風燭微臣烏鳥之私戀結難忘到京數月度日
如年方寸不安寢食俱廢日欲對母至官既難經道
路風霜之苦臣欲致仕歸養以盡其負

聖明雨露之恩展轉思惟不知何由臣查得禮部郎
中張子瑞荷蒙 明恩有陞女職任之
皇上容臣照例改南庶於 事廢墮之中得慰微臣
將母之願臣不勝惓惓祈懇之至

南京禮部郎中乞休疏 嘉靖三十五年

表為乞 恩休致事臣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禮部主事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三十五年連前
官歷歷三十六箇月茲吏部考滿行至揚州開臨今
職竊念 臣資本凡庸躬逢 明聖居官未踰一考按
任叨列四司半載之中再移郎署仰荷
皇上天高地厚覆載包容思效馳驅庶竭駑鈍緣 臣
稟受最薄素病虛羸近因道路積勞前疾復作頭目
眩暈肢節痠枯氣息奄微實難奮進天誓捐軀以報
主心敢言私欲陳力而未能義當知止今 臣病漸危

困若復濫列官常則瘵曠彌多咎罰難追為此力疾
具疏冒昧陳情伏乞 勅下該部容臣致仕則自今
未盡之年皆

皇上更生之賜也臣不勝感戴之至

湖廣叅政乞休疏

嘉靖三十八年

奏爲乞 恩休致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
事歷陞南京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江西僉事貴州
提學副使陞學士今職窳合 詎驚駭之質每事不妄
人樗櫟之才無一可適於用謹

呈上後擢四歲之內再加超陞臣雖誓竭寸心論躬

盡瘁尚未足以報 明恩之萬一也但葵藿之誠雖

常矢志而狗馬之疾則已嬰身蓋緣向在貴州時偶

染嵐烟瘴氣始則腹內微脹後來飲食漸減只今四

肢無力右臂偏枯舉止皆有妨礙日甚一日恐遂不

可醫藥又 臣今所治湖北道控壓蠻夷而臣之所職

軍餉撫卹實爲重寄即使精力強健猶非臣之所堪

况以多病之軀當繁劇之任如以查負山必不能勝

此 臣愚之所自號也地方之事既以臣之疾病而廢

弛 臣之疾病又以憂地方之事而增加身愈病則事

愈廢其負

陛下必尤有甚於今日者矣伏望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情 勅下吏部放歸田里臣或因得解職務調理苟延不即棄捐溝壑則此生未盡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廣東左布政使乞休疏 嘉靖四十四年

奏爲乞 恩致仕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僉事副使叅政江西按察使因科論水程回籍聽勘起山東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 陞授今職竊念臣叨蒙作養歷試藩臬才本庸凡氣

復怯弱惟有多病隨身曾無一善稱世始再乞休而皇上待以不次之擢繼因論勘而

皇上用於旣廢之餘夫受 恩而圖報則臣固不敢

以偷安况隨衆以彙征則臣亦何忍於自棄緣臣去

歲在山東時感脾胃之症遂成嘔咽一月之間食不

下噎醫者以爲不治而臣亦自分其難生不意尚有

天幸旋得蘇息然元氣自此耗矣一年以來勉強驅

馳冒叨今任本年六月初過嶺而南毒暑蒸鬱漸不

能支至九月望日早起爲霧氣所中胸腹脹悶兩太

陽間隱隱作疼如受鉗鑿蓋由騰理久虛是以瘴滯

易入固非歲月可望愈者也。臣雖抱葵藿之素志而常恐蒲柳之先衰。且見今地方山海多盜。正議勦滅。臣職司軍餉簿書。填委即平時才力猶恐難勝。值衰病侵凌。何以堪此。若不早為陳乞。別選賢者。萬一誤事。臣雖隕身溝壑。亦無及矣。伏望

皇上鑒。臣不可塞之責。憫。臣不得已之情。曲賜哀矜。放歸田里。苟殘喘之少延。尚可咏歌于擊壤。倘餘年之既盡。猶當啣結于來生。臣無任隕越恐懼之至。

謝陞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疏。嘉靖四十五年

奏為謝恩事。臣于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接

到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萬士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于本月十五日

准前任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洪咨。送原接符驗一道。關防一顆。及吏卷到。臣即日望闕謝

恩。仍候勅諭。至日欽遵。外竊念臣性質素迂。才能

最劣。虛叨作養。謬歷曹司徒。抱愚忠。曾無善狀。山東起用廢物。再荷乎生成嶺南。召還遠。臣驟遷乎畿

甸。恩則隆矣。報何有焉。方慚小器之易盈。豈意崇階之更轉。惟留都重地。所急者莫過糧儲。雖戶部

設官督催者必資憲職合外省轉輸之力付內臺糾劾之權詎謂衰庸當茲選授茲蓋伏遇我

皇上 玄德格天 英資御世既 留神於政務尤

加意於人才惟其採葑菲而不遺是以拔茅茹而彙

進遂承 大命簡及微臣 臣敢不仰體 聖明勉驅

駑力與監收巡視各修其職使入納出放兩無所虧

積弊必清大綱斯舉倉粟相因而不朽禁軍雜處以

無虞誓效犬馬之勞少酬 天地之德 臣不勝激切

屏營之至

條陳南糧缺乏事宜疏

嘉靖四十五年

題爲南糧缺乏立法催併及陳興革事宜以裨儲政

事 臣竊惟

留都重地所資以守衛者軍士也軍士

之所資以無恐者足食也總計各衛官軍俸糧除放

折色外每歲月糧及行糧等項共該放米八十餘萬

石及准戶部歲派倉糧除折色外實在派本色米九

十萬石以入數准放數無甚贏餘即使升合無欠僅

足支放柰何各該有司習爲怠緩徵運不前或人戶

既納而任積猾侵欺或司府起批而任解頭行運遂

使逋負歲多倉儲日少即如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在

倉米二百八十七萬石有零見今在倉米不過一百

三十萬石有零而已如遇水旱輸納不時不知何以應之若不設法嚴催未免臨渴掘井無及於事咎將誰歸此其勢甚急所宜亟處者也再照倉場積弊其端不一一半在司一半在倉大要歇家指稱打點而挾騙解糧人戶糧解希圖插和而買求在官人役臣奉勅書除姦革弊可以徑行者近與南京戶部同心釐正不敢瀆奏外其事關興革上可足國下可便民者臣受任三月以來叅求衆論聞見頗真謹條爲六事上請伏乞

皇上俯賜采納勅下戶部覆議見之施行臣愚幸

甚軍民幸甚

一嚴法守以振偷惰竊照南糧之與北運同一軍需急務也各省北運依期完兌而南糧拖欠獨多者以人情習慣官吏亦視爲可緩不與北運同也伏蒙

皇上勅命總督許其然究節該當事之臣申明事例可謂嚴矣而延緩如故臣以爲猶未得其要也夫催徵之要有三一曰及時臣聞先年本色糧米俱於冬取之時年裏開納今有司直待徵完北運纔徵南糧已果二三月矣斯時也人心已懈閭閻亦空欲使一完辦其料能乎合無通行各省將北運南糧一齊

惟足待正二月間北運起兌時責令部南糧官一齊起解限以日程不許時刻違誤催徵既早心志自一此與後時而徵者功相萬也二曰專課夫臣之所職者專在糧儲其所以課有司者亦惟錢糧一節爲重糧完者他事在所可畧糧欠者他善亦所不取何也所謂良有司者以催科爲第一務也所謂善催科者非必嚴刑刻法但盡心稽考無使姦頑拖欠積猾侵欺而課自然完矣故錢糧不完而謂別有政績無是理也即以江西一省論之異時逋賦甚多自今任左叅議黃正色四十二年管事以來夙夜奉公立法詳密遂使該年通省錢糧升合無欠雖四十一四十二年兩年積負催解一清且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事苛刑所謂善催科之效此其驗矣合無今後總督舉劾專以錢糧爲主不得借名他善曲爲庇護則人知趨向而事有專功亦庶乎其一二助進三曰賞罰今舉劾雖行但人情久玩須於舉劾之外再加賞罰使盡職者得以久任而成功闕事者不得兼釋而有免數管糧之官如黃正色者最宜久任但恐其資望既深遷轉在邇且其守已潔白臣所熟知之徑釋本省參政再任數年吏習民安成功可必其諸有司錢糧不完者

陞遷不得離任行取不得起遷者滿不得給由有故
違者許部院指名奏 奏如此則人各為其身而輸
納者爭先矣以上三者所關極重其要法守振而偷
惰自起者也伏乞 聖裁

一議本折以權盈補查得南京各衛月糧每歲二月
十月放折色銀每石五錢其餘十箇月俱放本色米
米有貴賤貴時值銀六錢以上賤時不滿四錢今見
在倉米數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僅敷一年七箇月
一食可謂窘矣當稍存之以備緩急而該部庫銀因
西四十三年改折稍有餘積宜除原放兩箇月折

色外於市價米賤時不拘月分再放一箇月或兩箇
月折色則軍既利矣多放兩箇月折色於軍則省兩
箇月本色在倉每年計米十四伍萬石俟二三年後
庫銀放盡倉米有餘却將本色量徵折色再放且收
其腳價之餘作正支銷如此則官民兩利權縮為盈
可以少資缺乏此與舊時改折借支坐耗倉粟事體
殊不同也再照各處地方連歲水荒其以前拖欠勢
難蠲免然民力既竭部運頗艱合無姑准徵折色仍
分別道里遠近酌量地方財力湖廣江西除四十三
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二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

五錢浙江南直隸除四十一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銀六錢用力輕省理當易完於催科之內而寓撫字之仁徵解既便而百姓亦霑朝廷寬恤之恩矣伏乞 聖裁

一省倉場以便輸納查得南京戶部志內開載 國初南京倉廩不過數處宣德以後增置漸多見有三十五處離水次遠近不同糧解上納脚價計里出錢往往貪得附近倉廩每被吏書誑騙近雖行掣籤之例已為至公但掣着遠倉勞費如故看得見在倉米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每年所入約與出等無甚贏餘大弊所貯常不能過二三百萬石總計三十五倉共廩五百九十座約容米五百七十八萬石廩數准米數常有大半空間謂宜將最遠倉廩若府軍衛倉府軍右衛東倉府軍後衛倉金吾後衛東西南三倉神策衛龍驤衛二倉共八處暫作空間廩今尚有烏龍潭等近水倉二十七處計廩四百二十六座約容米四百二十萬石收貯有餘其於糧解上納頗為便益再照廩倉數多不時倒塌歲歲修理大耗公帑而軍夫困於力役隨修隨壞致使有米之廩經雨泥爛無米之廩空費財力若將空下八倉軍夫勻派見貯

倉分協助工力則修理自然堅固於公費亦為節縮
仍行吏部將所空八倉官員不必銓設又與近日裁
革冗員之例相合蓋一舉而有三益矣伏乞 聖裁
一處水兌以恤繁役查得舊例每年自五月起至九
月止該水兌五箇月就船放支務足三十萬石之數
省下篩曬簾竹驢脚每石加耗米三斗通計三十萬
石共耗米九萬石作正支放民不加賦而官得餘米
此儲政之長策也但適年水兌常不及時以四十四
年論之纔兌六萬石有零而已所以然者其故何哉
水兌之與倉收同一糧也計其所費相等民始樂輸

今倉收每石加耗八升即有篩曬簾竹驢脚之費或
一斗二十四五升而水兌之耗至於三斗此民之不
一也水兌之初就船免篩糧解因此插和糠粃於
一也上灘而篩矣米一上灘雨水淋漓上無覆蓋
旱濕又無牆垣遮蔽地方無藉乘機竊取場囤
指地毀損糧長防守晝夜不給此民之不便二
也自今以後水兌耗米每石量減五升灘場所
為築牆垣起蓋門樓以通出入圍基添磚砌高二
尺量建造厰屋使便堆積其費俱於折簾銀內動
支再照舊時水兌倉米原無分別惟以五月至九月

為水兌月分南直隸限四月浙江限五月江西限六
月七月近題 准分別水兌倉米為二項又臣議欲
早徵與北運齊解則當於舊限各早一月其係原派
水兌而遲誤者不拘月分仍發水次兌放舊例於水
兌到時該部臨時差司官二員監兌今宜改委主事
一員專管其事於京倉中分撥官撥回各併撥空閒
倉分軍斗四十名巡候及應知以此則既得寬減又免
他虞糧長之趨水兌自兩雖而爭先矣伏乞 聖裁
一減罪贖以恤民災竊照所直江湖連年水荒糧解
過江過湖勞苦萬狀其違 欽定洪限者例應問罪

圖 廢但查見行事例每五百石以上者問
有 一 名五百石以下者問稍有力量罪一名雜項
致 罪 而 定 米 數 折 算 多 者 令 其 報 名 再 科 前 罪 以
致 解 戶 輸 納 既 完 復 為 罪 繫 殊 為 可 憫 自 今 以 後 宜
除 再 科 之 例 一 批 一 人 者 照 批 問 罪 不 得 重 科 一 批
數 人 者 並 問 批 頭 一 二 名 不 得 逐 名 通 科 復 論 其 違
限 年 月 之 久 近 久 者 照 例 問 罪 近 者 更 加 寬 減 如 此
則 既 不 廢 法 而 亦 不 為 民 病 矣 伏 乞 聖 裁
一專委任以便責成看得倉場作弊俱是官撥敬家
脚夫軍斗等項雖有部院嚴禁勢難察至於逐日

身臨其事耳聞目見隨時禁革者惟在於司屬監收
之官正統初止設四員以後漸增至八員一年一換
因本部差用不敷或令帶管別差夫一年一換則更
替不常因循苟且而監規欠出結稽覈之詳帶管別
差則查點不時弊端滋起而糧解有需索候候之苦
謂宜減省二員止存六員以本部劄管日趨直至陞
郎中管司印時方行更替或即行吏部註選如管後
湖主事之例仍於所管各分適中去處置買官房關
防出入其費皆於變賣簾竹銀內動支如此則法守
盡一人難規避尤為得宜及查景泰三年令南京各

倉場監督官收放糧草如有託故回家致官攬人等
徇私作弊者照開革事例起送吏部合無許臣及本
部查果有前項事情者照例起送此列法令既嚴
職守自舉其諸官攬人役通同糧解括和穀稅及一
切諸弊可不勞而坐革矣伏乞聖裁

糧儲都御史自陳

景泰元年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臣伏讀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款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
官并學士及各總督提督點撫官俱著自陳去留取
自上裁欽此欽遵竊照臣遭逢聖世偶中賢科進

才二十七年任官一十四轉頃從起廢更得超遷雖
犬馬微誠難忘一報而駕駘朽質實乏他長况乎體
素弱而疾病交侵年未老而衰頹已甚昔嘗舉世競
進之後且以疎拙無求誤叨拔擢即今披羅遺逸賢
者滿朝自顧庸劣中無有如臣之薄劣者此不能
者止臣力之所自專而邦有遺教臣心之所嚮往者
也我

皇上登極之際正人心激勵之初如臣之愚者宜罷
無伏乞 聖慈俯鑒將 臣放歸田里庶幾明而天
下知所趨方矣 臣干冒 天威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遵

詔薦舉人材疏

隆慶二年 禮部左堂

題為遵

詔旨舉人材併陳用人要務事

臣准吏部

咨該本部題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條陳令九卿

科道等官人具一疏各薦所知此即虞廷明四目達

四聰孔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

也大道為公庶幾再見 臣誠愚陋竊念遠際

聖明食三品俸者一考陪九卿議者且一年矣當

皇上求賢之急屢頒 明旨而臣曾無一言致區區

犬馬之報有負 恩遇即當愧死用是日夜思惟今

之人才非果乏也執政司鈐之臣秉公搜訪片善寸

之志彌篤自命者有之而不聞有責善規過之忠一
周旋之間雖讓數四曰忍為人所厭也一談吐之
際顧忌再三曰忍非人所樂聞也因循自怡委曲舒
徐如人之四肢雖痺不與其死其甚矣故求士於斯世
者不於正直剛方是尚而但取其清謹恬退禮之藥
不對病而但取其味之和平其不能有效明矣非用
之得其要也宋儒有云平時不能和而臨事難安
望其伏節死義今之膺封疆之寄者固皆以伏節
死義之事也而豈動有思忍者所能為乎竊元氣之
南京戶部右侍郎盛汝謙面折人過其下不肯受原任
太常寺少卿陸光祖直躬而行志氣豁達若斯人其
首置之朝堂則正士生色授之戎務則三軍作勇
其計見效其優於因循委曲者遠矣昔汲黯在漢無
漸青霍去病之武而淮南寢謀無趙廣漢張敞之能
而淮陽卧治此何以哉伏乞 勅吏部查議將汝謙
等亟為起用仍令諸舉人者務以忠直之士上 聞
多方以招之尊位以寵之則人思淬礪一人倡焉十
人和焉已而和者日衆一變而頽風可起也夫有都
俞而無吁咈則不足以為唐虞益梅楚藥不備則無
以成羹醴之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病痺不已元

氣日銷則亦聽其盡而已爾盧扁望之驚走而已爾
使後之視今不忽有秦無人之嘆此臣之所大懼也
然以扶持培植之者尤在

皇上一注意之間何也忠直之士有益於國而多忤
於時人君加意培植猶恐其仆而不起一或摧折如
皇上前日督過一二言者所為則正氣沮矣非國
家之福也臣愚願

皇上於羣臣所舉忠直之士揭其姓名於屏間朝夕
省記保護愛惜俟其詢事考言果有實效待之超等
或遇推緊急負缺親加裁定則天下曉然知

皇上之所舉士氣丕振而社稷靈長之慶終必賴
之矣伏惟聖明留意

一重武官以濟實用夫人才固難而軍旅之才尤難
則其用之也當加於常才數等成周于城禦侮之士
左右古之王者推轂造將其禮甚隆
其禮以責其報士感知已之恩寧能育其
哉以今觀之則異於是今之仕者重內而輕外內
卿寺等官號曰親近外而藩臬里居等官號曰疎遠
柰何於各邊負缺從內推者十纔一二從外推者十

常八九則是平時親近要職類非折衝禦侮之才
萬里長城付託姑以昇疎遠未諳之士謂之重軍
之任可乎臣愚以爲宜稍破常格於外官中智而
謀畧者勇而有膽氣者悉而致之闕下每遇
寺負缺令內外相兼陞補苟人多缺少即填註數員
勿拘裁革冗官之例俾其布列近地則
天子恩私下則從列侯公卿大夫議論一聚晤之間
非談黜鈐則說劔術習弓矢務講肄於平時以俟用
之於一旦是故北邊有缺則曰某也可而衆皆知其
為可也南邊有缺則曰某也可而衆皆知其為可也
以禮遇之隆則恩深而報重以試習之素則知之真
而用之當以從中選則受命速發而無遲悞以貽地
方帥之憂是聚才待用誠不可緩矣竊見原任都
右副都御史曾于拱智慮精明世務練達山西
赤城兵備副使方逢時才識異常忠勇任事若斯人
輩者所謂腹心干城折衝禦侮之器也苟用之不及
其壯年小之不展其驥足豈為得其道哉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酌用併將卿寺等官內外兼補凡遇
邊缺多自內推儲之既廣用之自然無幾哉不乏才
矣然其大要亦在

皇上知所重而好之耳天下之大何物不有人君之所好何物不可致君而好寶則球琳聚於府矣君而好馬則騏驥聚於廐矣

皇上誠能拊髀頗牧求之如渴而天下文武智勇之士不盡萃於天闕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留意一置瑣屑以收大才臣聞千里逸足不責其蹄齧合抱巨木不索其寸癩近日吏部題稱操履小疵亦許疏薦已深得用人之法矣臣請得而推廣之今之所謂過者有二一以為心術不端一以為操守有玷心術不端之人誠不可用然人之評品之者或意見不

同或憎愛靡定非確論也操守有玷之人誠不可用然人之指摘之者或過由註誤或事起有因於官箴固無害也其間有一人言焉十人因而和焉一時言焉後時因而踵焉而顧執之以禁錮人於終身可乎昔漢唐之世大臣州府各得辟用所屬士生斯時不用於此則用於彼其途甚多今也一不用則無所之矣需才者如饑如渴而抱才者閑過一生何相左耶竊見原任兵部右侍郎萬恭智慮深長韜畧素講原任福建左叅政馮臯謨剛直不欺勇往任事若斯人輩者其謨謀足以備緩急之用其精力足以策桑榆

之勲即有浮言宜畧之以收後功者也乞 勅吏部
查議酌處仍行以後論人者付之公議而勿期其說
之必行用人者別白等第而勿以一青盡掩其平生
其有謗出浮言事非的確或官箴無害者尤當亟為
昭雪夫驥服鹽車世無伯樂孰為仰首哀鳴哉蓋知
人之難堯舜猶病而知已者少士之所以多不遇也
是故解其禁網破其常調吹不燃之灰收既朽之骨
而天下之士或可得矣伏惟 聖明留意

禮部左侍郎自陳疏

隆慶三年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該吏部題

奏 欽依六年考察在京官員臣居三品職例當自

陳竊念臣性鈍才微質柔氣餒蚤從父師之教雖懷

向上之心柰何駑馬鞭之不前樗材大而無用當言

則面熱而不能出執物則手顫而不能持且中無定

見每一臨事若履岐途狐疑滿腹又素性健忘近日

更甚於部中職掌條例隨手抄錄過目即忘甚者不

能舉其要領當此 聖明之世羣賢效用濟濟班行

乃有如臣之至不肖者忝於其間具員伴食獨無邦

有道教之耻乎况職貳春官號稱美秩臣一旦承乏

冒叨至此不惟寅清之德內省不疚即威儀進退之

間 朝著觀望之地動有差誤幸賴

皇上天地包容不加詰責然臣之自責自愧如據蒺藜蓋中夜以思汗出浹背者屢矣夫臣之衰朽已無望其可進其於酬酢效用既不能為之小又安能為之大是誠天下之棄人世間之蠢物也臣猶自知之况傍人之觀之者其謂之何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首 賜罷斥庶 朝廷黜陟幽明之典彰彰不紊而臣亦得以自安其分於田里矣臣無任惶恐竢罪之至

禮部左侍郎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手足痼疾不堪任用懇乞 天恩容令致仕以免曠職以保餘生事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南北部屬官凡五任又歷在外布按二司官凡七任隆慶天府府尹又歷五任而至今職臣以草莽庸流遭際 明時冒叨清秩仰荷 天地洪造區區犬馬之忱即捐軀隕命不能報答涓埃也柰何才力有限疾病多端舉措倉惶上有慚於 朝著語言顛倒下有玷於班行弱體既不勝寒暑之侵私心又常負尸素之耻故於隆慶三年四月內將情具陳 御前乞改南自效未得 俞允仍着照舊供職至今糜

費祿食又一年于茲矣緣臣少有痰氣症候手顫肉跳近因風濕薄中一時驟發遂成痿痺蓋自去冬十二月初四日冒雪趨朝行至午門外滑跌仆地當時不覺自此指掌皮肉漸漸麻木如有纏縛甚至或時不舉兩足股沉重步履艱難不能自支其身奄然塊然殊非善狀臣竊自思以臣之愚不若人即使強健竭其精力猶不足補拙况病勢若是不待廬扁走矣豈復有鞭策之望乎伏乞

皇上憐殘朽之難以回春惜官爵之不可濫與持骸骨容令致仕庶朝廷名器既不輕假而微臣得釋竊位之憂幸少延旦夕皆我

皇上高厚覆載之恩也臣無任急迫悚息之至

禮部左侍郎再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宿疾難瘳再乞天恩俯容致仕回籍調理事

臣於本月十八日奏為手足痼疾懇乞致仕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准吏部咨內開將前詞立案欲臣在任調理痊可供職此銓衡愛惜人才責臣後效不欲遽授之閑地臣非不知感激馳驅以勉盡立功報主之素心也頃以才微位過質弱病多手足羸虞動輒蹉跌旁人觀聽甚不雅馴雖強顏就列而

夙夜靡寧故少違一日則官職多曠一日而臣一日
憂乎其官則病勢日深一日徒冒榮名虛糜廩祿於
國家何賴焉夫有才而不肯盡用以便私圖臣不敢
為也無故而欲急去以亂大倫臣不屑為也惟其衰
朽無補沉痾益深乃不得已而再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勅下吏部早為題覆容令致仕回
籍調理少延殘喘則此生餘年皆 聖恩之所賜而
臣當啣結於無窮矣臣不勝煩瀆戰慄之至

禮部左侍郎三乞休疏

隆慶四年

六為病勢日甚三乞 天恩容令致仕調理以延殘

文書通行各處即以明年為始止於四月考試一次
科秋試免行均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題完聖後裔襲爵疏

萬曆二年

題為導 明旨重始無以正大賢後裔事祠祭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科道等官劉不息劉光
國等各題稱要將博士而案前奉官爵仍令曾賢粹
子孫承襲永杜爭端等因仰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准巡撫
江西都御史凌雲翼咨為儒臣冒襲爵事乞 賜勘
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據江西按察司呈據吉

安府呈據永豐縣申稱曾氏家長曾世震等結查得
曾嵩生子曾樞曾象曾角曾重四人曾象係嵩親弟
原嵩父子自願讓家嗣承廟祀等情及准本縣儒學
牒稱在學生員曾象曾角俱係曾嵩之子取有官吏
結狀連人解府該本府看得曾嵩乃曾象嫡長兄曾
樞係曾嵩嫡長子嵩以兄讓弟樞以姪讓叔家庭敦
睦父子象賢諒哉其大賢之胄矣但義讓固美或啓
後日爭端儒蔭殊榮宜及先賢家嗣曾樞相應照例
起進世襲等因到司該按察使陸武卿會同帶管提
學僉事周子德看得曾嵩既係曾象嫡長兄其宜承

當事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再疏陳乞伏蒙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該吏部再移咨前來將詞立
案臣不勝惶悚意圖服藥調治稍可即出供職而數
日以來手足之痼有加無已臣自奏乞待罪已及一
月職業久曠晝夜靡寧竊惟臣子事君猶子事父皆
得以情自言而人君之體羣臣亦往往聽其去而不
強其所不能故近年諸臣以病乞休者如尚書馬森
毛愷侍郎瞿景淳莫鍊等俱蒙

皇上憐恤俞允臣之病勢實與諸臣同而臣之不能
則又不及諸臣遠甚是以萬不得已復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推大造之恩曲加垂憫特賜致仕回籍調理
僅溝壑未填當耕鑿以歌帝加如首立即正則啣
結以報他生臣不勝煩瀆戰慄之至

禮部左侍郎四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病勢益亟四乞

天恩俯加憐憫仍容致仕事

臣於四月十日三疏陳請前事結蒙吏部題奉

聖旨萬士和准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激墮涕調理旬日間寢食不安隨於五月
十六日勉出謝恩赴部供職誓捐犬馬之軀以報

皇上生成之德此臣之分也不意痰濕內壅根株寢
深痠痺外形舉動輒憊近於六月初六日束帶趨
朝忽然四肢無力寸步難移奄息卧床大非佳症臣
聞天雖好生不能培既傾之物君雖厚德不能畜無
用也臣今臣衰病若此審已量力其不足以當明
神之使也必矣臣聞枯蠲升高竟粘於壁壽陵學
步匍匐而歸臣若以病身冒非其據何以異此所以
不得不至三至四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特煩

天聽仍容致仕回籍調理則

朝無倖位而臣亦得隨跛行喙息之微苟延旦夕性命實為萬幸臣不勝惶恐埃罪懇望之至

陞禮部尚書乞休疏

萬曆二年

奏為才微疾迫不堪供職懇乞致仕事臣由進士歷官二十任至今職於隆慶四年六月十七日為手足痼疾四乞致仕欽蒙

穆宗莊皇帝批准致仕臣回籍二年調理稍蘇然未全愈也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三

日詔吏部題欽蒙

皇上着臣以原職管南京禮部

侍郎事時當

聖明登極之初羣生庶品均被恩光臣隨眾歡忭

然尚有耳目所漸習以成風不盡如古者則奢之為害也夫人不能高飛遠舉則一切宴會賀餞等禮豈能盡廢但因之而過於頻數競為虛飾則非矣書不貴乎多儀易有取于二簋者何哉臣等見近日縉紳

中者禮儀縟繁應酬不暇或一餽而備諸品或一

飲而費千金性被狼籍鼓樂喧填觀則美矣誠於何

而子矣其費則已不貲矣至于宴餞之際未及成享

而輿隸廝養之徒已攘奪於左右其所棄餘猶珍品

也暴殄如此以致卑官筮仕之人竭其俸資不能取

給夫升斗之祿卑官筮仕者俯仰之資也而使其罄

於靡費與隸所養之輩本食粟茹蔬者也而投以膏
腴珍品令其厭飫而爭奪不已舛乎夫元氣易漓而
人情趨下示之以儉猶恐其奢示之以奢弊將何極
故見遠者常塞其源而慮久者必防其後當世道肅
清之時而京師四方之極誠不可以不慎也今羣情
漸靡 聖化皆有反薄還淳之望但憚於遠衆無有
倡而更之者臣等叨任禮官不敢不為糾正伏願
勅下本部裁其繁文定其品節可已者已之不可已
者務從省約緣情合宜者平至當見之施行其席面
戲樂等項皆不必用

已
上聞不勝芹曝祈懇之至

萬曆三年

陳疏

奏為
臣
例
自
進士歷陞禮部左侍郎致仕在籍恭選
起用再權令職臣自度不勝遂即具辭未
允勉強赴任尚冀少輸犬馬之勞以效涓埃
報也不意視事以來徒叨尸素累奉無定明病體日
樛材愈天方今 聖明在上賢責濟濟而典禮重

臣乃以昇之 臣愚臣自顧才識短淺事事俱不若人
每一入班休馬漸汗若有負千鈞之重而懼其覆壓
者蓋 聖恩覆載欲以次不熱之灰而臣愚自今終
為講中之春斷不足以備機構之用伏乞
皇上俯鑒 臣誠望賜嚴斥別選賢能補前職庶清
非得人而臣亦免於妨賢之恐矣 臣不勝禱之至
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奉

聖旨 卿職司邦學行著聞宜益秉寅清以副簡任
不肖辭吏部知貢

萬曆 年

題為查遵 祖制酌議歲貢考期以重試典事儀制
刑部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浙江等處起送歲貢
陳景福等一千四百九十六名到部送司已經
查明呈部題請 廷試外照得各生初次 廷試之
願就教職者例該吏部覆請 廷試一次其續到
貢生員又該本部秋後題 請及送吏部覆請
試一如春例計於數月之間先後 廷試四次揆
於試典似為煩瀆查得 大明會典永樂二年令歲
貢照洪武二十五年例直隸浙江河南限正月到部
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限二月四川廣西廣

東限三月又查洪武二十八年奏 唯歲貢初試不
中者遺復學限次年再試夫定限以三月再試以次
年原無秋月復考一次之例後因各生不能依期赴
部陸續投到是以調停再於秋間請試一次雖於人
情似便實于 祖制無稽及查弘治十七年事例令
提學官考過該貢生員務要遵照永樂初年 欽定
各處限期赴部考試 如有過違三箇月之上者壓考
一次一年之上者照例問罪托故在家三年之上者
更有堪據文憑亦不准收典例甚嚴職掌具在今據
處到部歲貢生員稽違程限者甚多詢詰其故有

學官考貢日異先後不一而有司起送又復稽緩上
下因循歲時玩愒若不查照舊規定為畫一之法誠
恐相沿既久遽難更正所據該司具呈前因相應議
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
史及行各布政司轉行提學官以後每歲預將次年
應貢生員先期行文取考務要遵照近題選校事理
詳加考隲俱限四月內通行考定給領硃卷起文不
許參差致有先後仍照先年 欽定限程各生通限
次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赴部投文本部題 請於四
月內定期 廷試試畢願就教者本部考送吏部覆

請於六月內 廷試如貢生三月內不到者俱壓候
次年聽考違限日久者查照事例施行罷去秋試以
復初制本部仍詳定格式一紙行各提學官於考取
給卷之時填開某年月日提學道某官考取印發本
生收執有司依時以禮起送前赴布政司轉文該司
照前填註某年月日給文起送仍註定限某月赴部
用印鈐蓋粘連文結內令本生賫投本部以憑查考
考後如有丁憂等項事故者起文之日告明填註格
內若無故遷延致違期限者本部查其格內月日若
係提學官考遲者責在提學有司及布政司起送遲
者責在本生赴部遲者責在本生通行據實查
究其各省或遲提學官缺即以帶管提學官照依一
定限期考試不得推諉違者定行查究惟南北直隸
宣大遼東等處係提學御史及巡按御史考貢相應
一體遵照施行遇有陞遷事故等項亦須從宜酌處
務在不誤考貢期限如各處提學官有不遵照定期
考貢以致事體參差者聽本部從實查參奏 請究
治其貢生遇有事故例應補貢者所司申呈提學官
查果人文未久即先批准補貢行令所司候至四月
考貢之期將應該考補生員一併送考俱備填格內

賁赴本部查考以提學官批准補貢之日為準合例
者收考違例者駁回夫預考於一歲之前則事規畫
一考核精詳在提學官亦便於盡心定限於一歲之
內則有司起送不迫各生就道從容自可以不違試
期而秋試既罷過限即歷一歲各生亦自不敢於違
期且條格既明中間果有違限者本部據例查處各
生亦無由而支調非惟隆重試典其於事體人情似
為近便經久可行再照即今廷試之後計各處貢生
多有陸續投文到部守候秋試者若令候至下年四
月通考未免坐守一歲合無今年秋試姑行照舊待

截止緣曾嵩父子有重遷之心曾家兄弟多

壯之行故家庭推讓繼承曾家之製不為自便

儒宗關 盛典襲履自有舊章且奉節夫原

如見有子即與明白開報以題者吳無人方許

曾家承襲今據揭帖見有由子曾嵩承襲曾家

等因到院看得曾家承襲曾家公案以見

乃家庭私情如以承襲公案不為承襲所以違令典

垂未久也既經司府勘結曾家承襲曾家承襲

長男相應起遺承襲承襲承襲承襲承襲承襲

等因遵查案呈到承襲承襲承襲承襲承襲承襲
江西勘報時已

有旨輝曾... 出耀後為支圖... 起遠質... 右高... 巡按御史成... 吳司時物... 經駁回以故... 穆宗... 明旨則初... 以曾繼祖之鳴寬不已... 萬曆二年六月起三年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二

奏疏

覆新建伯從祀疏

以下萬曆二年六月起三年九月止禮部題覆失稿僅存

題為表章醇儒以正人心以弘化理事該給事中趙

參魯御史梁許蕭原余乾貞進士鄒德涵俱奏稱新

建伯王守仁宜從祀孔庭南京御史石檀奏請罷王

守仁從祀議祠祭司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新建伯王

守仁從祀之說首尾八年迄無定論蓋尊之者固多

而訾之者亦有是二者一則崇尚儒先一則慎重典

制皆非有所私也但人之品格自有一定譽者不能

增之而使高毀者不能抑之而使下除煩言嘖嘖決
非守仁之事者臣等以為不暇論其功業已成昭昭
在人耳目者臣等以為不必論至於天人微妙心性
淵源與先聖相傳宗旨有無差別相質證於毫釐之
間亦非臣等所敢論也今譽之者謂得道統之傳而
揚之或至於過是以毀之者沿襲道塗之說而求之
不免於深遠使崇儒之舉反為聚訟之資殊非盛世
所宜有也臣等姑即守仁之為人可以從祀者為
皇上陳之夫守仁性極聰明氣復豪邁故不以凡近
自安而慨然有求為聖賢之志當其身膺患難磨礪
沉思之久忽有悟焉獨提孟軻氏良知之說以為宗
旨專以心之本體為知而以求之事物為務外此與
程子以性無內外張子以德性之知不牴於見聞之
說似為無二守仁自以為先知先覺在是也乃欲一
世之人同此知覺無間初學末流盡言無隱蓋其一
體之念切矣於時意氣所孚四方英俊雲集其門受
其業者各有所感發興起彬彬焉稱一時之盛此豈
可以要求而色取哉然而不免於起謗者則亦有說
守仁以前士夫學問專以探索為務其行持皆有規
矩牆壁靠傍而守仁者出乃創為心學以破其藩籬

故當時與守仁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名士也守仁坐此蒙訕至久不衰其最下者妬其名高造為惡語醜詆亦至久不衰二者則亦何害於守仁哉夫人才之生不數數然也歷考前代世閱百年未嘗無從祀之人而其所從祀者則必就其當時人物無出其右者也 國家重熙累洽積二百餘年其後來者固未可量至如守仁以前則能出其右者鮮矣論從祀於濂洛並盛之時則羅從彥李侗之賢可畧也論從祀於漢唐寂寥之際則毛萇輩之註釋韓愈氏之詞章可進也我 朝文運大盛於弘治正德之間而俎豆於廟者止薛瑄一人幸有崛起如守仁者而可遺之乎此守仁之所當從祀者一也聖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與天道文章二等後之談性命者以言乎上也而或至於幽深玄遠不可測摸重行檢者以言乎下也而或至於忠信廉潔之似不可入道故二學不可偏廢也我 朝薛瑄之學始從中人以下行檢上着力而馴至於上達守仁之學直從中人以上性命上起手而不廢乎下學今薛瑄已嘗從祀而再進守仁一人焉庶幾德行合一教化不偏而學者皆知所向方此守仁之所當從祀者二也且古今從祀者

非必升堂入室皆顏閔之具體者也即得其一肢一節者皆得與兩廡之列蓋取其為聖人之材而已聖人猶海也升堂入室者江淮河漢也一肢一節者滄百川也江淮河漢溝澮百川同歸於海不海益以大升堂入室一肢一節同歸於聖門而聖門益以尊此又守仁之無害於從祀者也其餘言守仁之當祀者諸言官疏內各已詳盡大畧相同其指摘守仁之行事論其不當從祀者一二人概拾所聞而論之臣等固以為不暇論矣查得萬曆元年五月禮部言官謝廷傑宗弘是徐斌等奏請守仁從祀

不品界不 欽依行令文學諸臣議久未奏進是以御史等官余乾貞等復有此奏臣等臆見雖與前後諸臣建議從祀者相同然不敢遽執以為折衷之論合候 命下仍行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詢訪的確是是非非各出所見從直議議不妨異同勿得建疑礙避有違事體限三箇月以內具進 御覽 勅下本部詳加擬議 請自 上裁

題修禱災異疏 萬曆二年

題為災異頻仍懇乞 聖明亟圖修禱以答 天心 仁愛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節

該各處巡撫都御史楊兆等題內稱地震則南北直隸江西湖廣福建數千里之間在在有之冰雹則徧于魯衛齊地河間有星隕為石之異永平有旗杆火光之災遼東雨塵土泥沙閩浙大水澆沒田畝漂流人民等因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抄出到部送司安候間為照今歲災異頻仍數年所未有若待歲終方行類奏恐非所以仰體

聖明遇災修德之意相應呈堂亟為題請修省等案呈到部臣等查據該司所呈各處奏報災異已

儀

照得各

王府新生子女三日後

例開具冊片日并嫡庶生母來歷具本奏報隨

宗人府冊內附注宗支簿籍以後請名請封

本冊備查府查有奏報比對玉冊相同方與題

請名無誤者駁回查對或立案奉行其關係封典

或重也節據各王府奏請名封該本司行准

宗人府回報多屬互異如靖江王府經記等先年

冊名查有奏報今次請封則回無奏報山陰王

府聰洙等先年查無奏報近該覆查則回有奏報又

靖江王府經詳等七十四位則俱稱此年奏報不存

以致本部有碍題覆深為未便所據該府前項冊籍
係相沿年久未經清理中間失落緣由俱未明的及
或先時吏胥騰記漏畧故間多差誤及奉本部駁行
各王府查勘往往回稱宗人府奏報回未的確致
誤封期及稱該府吏胥刁指藉口支吾殊非事體是
今欽奉 明旨該府官俱已用心查報夙弊漸登編
前項冊籍尚未清查明白若仍據舊籍回覆恐不
如前差誤深於職守未便相應呈堂議請查定到
部看得 宗支表冊內名封率由茲定而奉神題
勢亦據此為憑明其重今據宗人府查定宗人府
買何人竊改延場等用賄若干買填勘合見今冒封
何爵支過祿米若干該府自隆慶四年至萬曆二年
冊冊何故輕造各宗封號中間經手造冊之人有無
冊延填已經授封何故不行造報是否隱漏有無
冊及究吳良金男吳息何故敢婚克燻之女李時
女何故敢配克燻之子是否流民賣綠投獻逐一
冊問明白應參請者照例參請應發遣者議擬發遣
冊改正者照例改正應還官者嚴追還官定限萬曆
三年二月內完銷以憑覆請 定奪再照各王府
名封勘合該本部照會該布政司轉行長史司啓

王通諭各宗知悉近據越關各宗往往告稱照會到
司並不通知各宗貧者須用財買查方得一閱以致
中間多有竄改真文別填名位那移封爵各宗俱無
由首正弊孔百端殊可痛恨且各照會列布政司例
止繳送禮科別無申繳本部卽有詐冒無憑查究合
無今後本部每季題准名封除照舊行布政司轉行
長史司啓主知會外仍令布政司照依部文謄寫大
字告示張掛王府門首諭令各宗通知但有名位差
錯及那移遺漏等弊許各宗差人告明布政司卽為
呈本部查究本部上下半年仍行另咨巡撫衙門
行令布政司查對原行明白造冊一本繳送本部以
憑查考其原行勘合歲終繳到禮科本部令該司移
文吊查一次但有差錯卽行查究并查原領文人役
一併究問庶藉覈詳明而弊端可革矣伏乞 聖裁

題減派蒼木疏

萬曆二年

題為清賦役以蘇民困事祠祭署吏司案呈本部送
禮科抄出府天府府尹汪宗伊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通查案呈
到部看得應天府府尹汪宗伊等題稱該府加派蒼
木數多起解艱難乞要暫行停徵或改解折色一節

為照各處起解蒼木原額共止六千餘觔至嘉靖二十六年因歲用不敷加派一十四萬觔時以齊醮等項使用浩繁靡費至此因循未革竊照

皇上登極以來額外之徵累奉 詔旨停罷一應供用俱從節省其蒼木加派二十餘倍於前者雖不能盡復原額臣等以為宜如宗伊等所言通行議處合無酌量節年支用之數每年以十萬觔為準將先年加派十四萬觔量減三分之一共該減四萬六千三百六十九觔尚存九萬三千六百三十一觔連原額八千三百六十九觔共計十萬觔其減派之數查照原加派多寡遞減內應天府五萬九千四百觔該減一萬九千七百一十觔順天府一萬三千四十觔該減三千四百二十九觔淮安府三萬六千四百觔該減一萬二千七十觔山東三萬三千六百四十觔該減一萬一千一百六十觔山西原止派二百二十觔不必再減行令各該有司查照各存留數目依限完解轉發該院接濟支用再照各處蒼木拖欠數多此在有司必已坐派在百姓必已徵納中間顯有奸徒猾吏侵欺之弊是上有加派之虛名下有加徵之實害而奸猾者坐享其利也合無通行將萬曆元年以

來已徵在官者勒限掣取批迴未徵者作速催完起
解如再仍前拖欠聽本部照例叅治及行太醫院今
後凡遇各項支費查係正用不可缺者方准給發亦
不許經營負役因而冒破俟放支不盡庫積有餘通
年減派以期漸復原額庶民困少蘇而供應不乏官
民兩得其便矣伏乞 聖裁

題勲胄習讀疏

萬曆三年四月

題為議處勲胄習讀定規以隆儲養事儀制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國子監祭酒王錫爵等題
稱乞將勲臣應襲子弟送監肄業等因奉

弟似年十四以下者通行查出備造年甲

籍貫開送本部轉劄國子監習學不許隱匿違者指

名叅究此後但有應訪習學者即時開送不得待候

題 請仍行吏兵二部知會凡公侯伯等官應襲爵

者更應於 請襲之日行本部查其曾否入監習學

其襲後但年三十歲以下者仍照例送回

本部到監肄業應任用者兵部行本部查其習學者

照進益方行推任本部遇有 冊封差遣亦照舊規

其曾經在監學禮者方許差用其送監習學者除

赴京營操演外餘日俱要赴監讀書觀禮本監堂上

用心教習務臻成效但有托故偷安不行赴監及
擬肆自恣有違教規者聽本監官從實參治如果在
監日久學業有成者亦聽本監官酌量出學待用若
仍願在監者聽令照舊肄業本監官更加督察仍如
本部紀錄以示激勸本部并行南京禮部轉行各該
衙門一體遵行庶教典盡一勲冒彬彬嚮學而
祖宗育材之制復振於今日矣奉

聖旨勲臣入監習學係先朝成規近來通不遵守
好生怠玩這所奏都依擬行有仍前驕惰曠廢的着
本監官從實參奏處治欽此

題倪策假雕印信疏

萬曆三年

題為虜王懇請喇嘛番僧以便傳教事該大理寺題
前事奏

聖旨倪策依擬監候處決張朝着照新例於順天府
門首枷號滿日發遣就着錦衣衛人看枷其餘俱依
擬這奸徒詐偽作弊不止一次該司官如何通不覺
察且吏役不由吏部撥送徑以棍徒私准頂替明係
縱之為奸着禮部通查前後經營司官職名來看欽
此案照先該順天府行查本部祠祭司取香燭緣由
前後共手本四件該司查係詐偽復取原行手本

發鑄印局辨驗得前後印信八顆俱係偽造已經移文該府根究情由回部以憑叅送去後續該刑部題係盜用印信該本部復送鑄印局官儒前去當堂辨驗篆文不同的係偽造刑部隨審倪策偽造印信是實問罪成招茲者欽奉

明旨切責該司官

命臣等查開職名具奏臣等查

得倪策於隆慶六年十一月內因上首吏謝炤引入該司自稱會稽縣人係布政司兩考吏郎中王象坤輕聽相沿舊規收司供役後倪策於萬曆二年六月十八日出司訖又忝得倪策假雕印信用手本四箇

順天府前二箇是四月內係在司時事後二箇是八月內係出司時事本犯習於奸詐私自在外通同偽造踪跡詭秘非關防所及然倪策乃無名目之人而本官容其供役因循弊規罪復何辭但看得本官青年為志頗有執持尚可策勵伏望

聖慈念其陞任事發少寬罪誥臣等無任悚息之至

覆楊尚書請諡疏

萬曆三年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太僕寺少卿今丁憂楊俊民奏臣父楊博歷任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養病在家病故陳乞祭葬贈謚錄廕
 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博養病
 在家病故伊男太僕寺少卿楊俊民奏乞祭葬贈謚
 錄廕一節除贈官錄廕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
 另行具題外合照例與祭九壇并與造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
 山西布政司轉行該屬支給
 官錢買辦祭物

應付棺木差官
 若其行業可以表見者臣

請言其實謹
 數達匪學而夙成世務

情明由練而益熟臨機而發
 游刃有餘早稱職方之

賢懋首師中之績節制諸鎮
 心彌殫而

存厥宗階以愈高而
 天恩愈渥每下遷除之書

屬當端揆之更張皆無齟齬
 居然師表

京畿倚之以干城縉紳仰其為
 領袖所以

公聞不墜而榮遇有終也易名
 賜謚委屬加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

題陳尚書補謚疏
 萬曆三年

題為遵例請乞補謚大臣以彰
 令典以勵臣工事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巡撫江西都

史凌雲翼題乞將已故刑部尚書陳壽補謚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本官稟清介之資致剛直之用三劾巨璫而身就
詔獄甘九死以不移一禦虜而躬擐甲冑奉二
之俘獲然猶生不居其功死而靡靡終固守其儉
家殞殮藉人子孫失所起先臣于下地恐不多聞
盛節于當年實維衆望此正與本部所題不論凌
年月酌議補謚一節相合又與本部所訪相同夫
或因循而論久益定伏乞
皇上採撫按臣之言
賜謚易名以示褒尚激勸上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

禮部尚書告致仕疏

萬曆三年九月

衰懦不能供職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該禮

部都給事中朱南雍等一本論臣衰懦不堪重任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閱邸報不勝慚汗竊念臣以

一介之微遭逢聖世自筮仕郎署歷藩臬部監以

至今任曾無片長可見每思才力綿薄叨冒過分夙

夜惶懼未嘗一息自安誠不宜一日居乎其位也徒

以貪戀明恩稍圖補報因循至今豈期歲月愈深

愆尤日積政理罔知職務廢弛臣自內省猶媿不堪

他人觀者其謂之何至於底儀動作尤臣平生之所
短臣於隆慶年間自陳本內曾歷舉言之以求罷免
與科臣今日之論大率相同其慮臣站立之顛仆而
為之預謀則其待臣也尤厚即使臣自為謀亦豈有
過於此哉伏望

皇上念邦禮之重採科臣之言而矜臣之不能
特賜罷斥別選賢才以充其任庶典禮得人而臣亦
免於瘵曠之罪矣奉 聖旨准致仕着馳驛去欽此

辭起 南京禮部尚書疏

萬曆十二年二月

奏為衰老錮疾懇乞 天恩辭免新任事臣原任禮

部尚書於萬曆三年九月內蒙

恩致仕萬曆十二

年正月初七日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是萬士和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移咨到臣臣

惟退閑以來已經十載伏蒙 聖心存記復齒縉紳

之列太平際會白首光輝感極涕零雖粉骨碎身無

以為報也顧臣衰老不堪請以其狀陳于

君父之前臣聞大造至仁不能回已枯之木春風善

長難以噓既死之灰伏念 臣少習詩書頗知忠義然

平生報効徒有其心而弱質爾張實無其用幸逢

盛世得冒南宮貪戀 皇恩遂招物議乃藉言官意

駕馬于力之不勝全散操于材之所養俾安薄分延
此殘生豈意尸居復蒙起廢夫以早衰蕭柳更歷十
禩風霜有背懸疣齒髮脫落蟬鳴于耳千喚不一聞
狼跋其形十步則九蹶殆難比于人數况可玷于宮
班蓋嘗蒙霧露以生疑自知填溝壑其不遠也當今
皇上勞于求賢旁招俊乂千里逸足在廐百圍巨木
在廠其間精力堅強忠良自効者何可勝數惟
皇上任使無俾老邁難以策勵如臣者參馬則在位
收萬事皆理而臣亦感戴泉下啣結于無窮矣臣
務懇切懇祈之至

再辭

南京禮部尚書疏

萬曆十二年四月

奏為衰老老銅疾再乞

天恩辭免新任事臣本年奉

旨起南京禮部尚書臣以年老多病乞辭奉

聖旨萬工和老成者望着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該吏部核咨到臣聞君臣之義無所

于天地之間官職一加則此身乃君之身非已之

身也故召不俟駕以死報國不容有二心也

皇上之於臣用之既廢之餘申之 褒諭之命臣不

知奮豈為有人心者哉蓋臣少時血氣不足六十之

後百病交攻自腸胃之濕痰以至于皮膚之瘡痂無

一非受病處不但前疏所謂耳聾足蹶已也臣聞授職者必量人之力而受職者亦必自量其力東野之馬力將疲即王良造父不以為御矣夫逐日至于暍死不自量之過也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日暮途窮生意欲盡則已如中書之... 者許其引年臣去七十只一年耳而... 以馳驅哉是以萬不得已再鳴于... 皇上矜其年之既邁察其言之... 舊致仕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加賜勲階謝 恩疏 萬曆十二年六月

臣... 欽依加正治上卿資政大夫移咨到... 國有勲階懋著... 其人則不輕授必久任乃得漸加... 撫盈成之運 誠於好善... 廣於求賢湯招俊彥屬彙征之連茹積在... 如臣者幸躡致乎九卿曾無片長自效遂... 惟百病相隨駑駘鞭而不前樗櫟散

而空大方甘心於猷畝詎敢望於巖廊時值更新
人惟求舊留都典禮驚傳雙闕恩波申命秩
宗再荷九重眷顧義莫逃乎天地臣何愛於死生
柰狗馬之疾交攻而龍蛇之辰坐迫若不量度冒進
誠恐罪過愈深俯悉愚衷仰干宸聽遂蒙曲庇保
此餘生聞召不趨既已乖於禮義辭官進秩能不
愧于衷情名曰上卿曾未叨陪班列號為資政何有
報荅涓埃豈謂兩考之加併在一朝之錫光控章
服試看垂歿之榮芳播里閭豈止同宗之慶恨桑榆
之既暮尚銜結于來生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公移

家無存稿偶故紙中檢得一附梓
之以見其隨分盡職之大畧云耳

江右分巡揭帖

計二條

恐得百姓之情固所當順而地方之事亦賴人為彼
無能者束手坐觀而犯難者動每招誘以其招誘也
而疑之抑之使不得伸是使坐觀者益以為得計也
竊見九江府推官范永宇其才不可抑而其氣不可
禦性偏喜功之過固不能無然其心無非為地方計
也向也因其性而疑其心因其多施而疑其守本道
徐加察訪乃知其心似無他而其施之多者亦或其
輕財重義使然今之有司軟熟無為延挨歲月者不

為少矣如本官之敢於任怨期於必就者正監司之
所求也且如瑞昌築城一節他人覺李知縣之敗宜
其深避救過之不服矣本官乃奮然以為已責無知
小民難與慮始徒紛然議其後而不知城成亦瑞昌
百世之利也然本官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蓋城瑞昌
不可罷而該縣力小費煩其工亦不可速也責之以
速則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謗議並興抑且財
力俱困成之以漸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上不驟用
其民而民不覺其厲已本官必欲以朝夕期之所謂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故為該縣計久遠者檄之使
勿亟可也若裁抑之太過恐無以為任事之勸而為
安者反為得計且以短取長古所不廢須至揭帖者
卷查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內奉工部題為缺少磁器
事卑開燒造大小魚缸六百八十口連山子魚窩全
內大樣一百四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工料銀九十
八兩一錢二樣缸一百五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
八十一兩三樣缸一百五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
三十兩四樣缸一百三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一
十六兩五樣缸一百一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六
兩通計大小魚缸共估銀三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兩

已經燒解過大小魚缸五百三十七口三十五年七
月內又奉缺少磁器事卑開燒造大小三樣磁缸五
百七十口原估該工料價銀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二
兩見今止燒成大樣缸一口二樣缸四口三樣缸五
口竊照魚缸燒造每窰一座止容一口溜火緊火燒
經月餘及至出窰破裂者十常八九堪用者十無一
二在地方則為最苦在朝廷稍為可緩前年乞賜寬
限已蒙 聖恩俞允其時江西未遇荒歉尚可支持
去歲以來沿江一帶水災重大兼以磁磚燒解所費
浩繁近蒙 聖恩特指存留課稅賑恤甚厚則前項

經罰俸半年行縣追扣未結該縣倉廩穀石頻年既
不充足今復會而更設一倉未免顧此失彼况稱願
出俸銀二十兩糴穀百石是亦有限而難久其餘欲
令人民施出據該縣見遭水災本等糧差尚慮多艱
必欲強其勸借反落無名騷擾之弊况缺下半年自
理贖罰折穀之數合行令該縣將自理贖罰並數折
穀上納預備倉以貯備賑務足定數其本官願出銀
兩係為民拯恤之意亦令糴穀一百石就運該倉不
必另創待荒歉之際隨宜申請支放等因到道據此
為照義倉之舉係奉勘令通行設備今黔陽縣知縣

郁周遵照前議捐出俸資首先糴穀乃倡民義舉救
荒預患之圖而該府所申則恐荒歉之餘勸借勞擾
不為無見該本道看得事在人為義由上作蓋凡一
政一令有益於民者勝於坐視民患而不為之所况
義倉之舉得古人社倉之遺意一人倡之眾人從而
和之前者創之後來者從而繼之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其於百姓不無小補故取辦於一時強人以太難
而逼使之出不可也其中見上之舉義而或以義應
之情願捐儋石之粟以輸官者亦未必無此則取之
者非迫民而出之者為仗義何為而不可哉且又不
急其期不限其數則勞擾之患自絕而其法可行
况預備倉與義倉之名色兩不相妨預備倉者取
於贖罪之數義倉者取足於好義之心該縣詞訟
少故難責其取盈之罪而壞地雖小不可謂無端
之人今日知縣郁周之所捐不可入之預備倉異時
該縣罰贖之所納不可入之義倉但使其各以義勸
有願出者不拘多少各自報官不許以在官里老人
役上門勸借其間或有願出三四十石者給與義民
牌扁以禮相待所出穀石一面置簿登記暫收預備
倉空廩一面擇地設處先建立倉廩數間俟後漸次

開拓以圖永久本道量行酌助期在必成務於百姓
有益合候呈詳允日行黔陽縣令知縣郁周將自出
銀二十兩糴穀一百石以為民倡如百姓不願出者
無得驅迫生事其預備官倉仍照舊例積穀不在此
限如此庶民心悅服而荒歉有賴矣

一為議支應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道湖北所屬辰陽
靖府州近因水災之後繼以旱荒民不聊生思以寬
恤其道無繇然縱不能有所利於彼亦當損其害而
害於彼擇其甚者而去之害於彼而急於去者水旱
館驛之支應是也查得各驛每日支應過徒差役

給口糧係用甲人戶均徭編審各以丁糧多寡編日
有差本戶親身到驛支應名曰庫子然家業殷實者
支應四五日督騎領廢家業不足者遂偷身躲避累
及馬牌批充其故蓋由承差人等需索無厭刻剝見
骨初到驛時令擺飯乾臘鮮肥色色齊備然後舉
筋一飯之需已費及二三錢之數酒飯既罷乃勒折
錢百般凌辱有勒至六七錢者有勒至一兩不已而
繼之以布疋準折者彼之鄉里貧民如羊見虎寧暇
喘息而此之依憑聲勢如虎啗羊不盡不止湖北地
方疲敝縱使殷實不過力田之入擔石之儲耳豈能

堪此是烏得而不傾廢也其人戶之躲避者或有陽
為不到而陰托奸頑馬牌支撐過去或有其實躲避
而害及良善馬牌代為賠贖於是有將馬帶去一二
站而勒錢贖取者有故將公文丟棄而口稱稟窮者
馬牌只得曲為區處馬牌答應既畢又自虛張其數
以倍取於人戶人戶亦樂於陸續湊還馬牌而幸其
一時暫免於虎口此貧乏者之所以逃避也故有司
為其查得本院有告示禁革有循環簿登
經過各驛手查循環公簿及人戶逐日
支應私記底簿相對公簿內記口糧二分支銀三分
私簿內筭酒飯折乾多者七八錢少亦不下五六錢
公簿所記常不及私簿二十分之壹是上司有登記
之虛名而小民不免於苛虐之實害則亦惡用循環
為也然其弊不在於登記之不密而在於弊法之不
更法之弊者在令人戶與公差相見也夫令人戶與
公差相見雖驛坐一上司其弊不止况於循環之登
記耶查得各處及本省武昌府俱徵銀在官差官支
應差人知在官之銀有限貪心自止此法最善可以
通行所謂不禁之禁也但此等人飽食驛遞其來已

久原給牌票內口糧三分委的不足彼豈能自齎糧以行將必別生枝節不得意於庫子必將取足於馬夫又非經久本道議欲稍寬其數自各部院以及三司各道定為等級比舊量加一倍官加印封驗發銀須松紋併不許短少數目願支銀者即與原封願擺飯者即與酒食蔬菜仍將物件刻成小票儘其所用有剩則加以與之再照經過士夫廩給中火舊有等級近來支應參差不齊各不照應本道亦欲再申明規則刻一小票將各物開列以杜乾沒之弊其下馬中火擺飯之外不得再解食剩合候呈詳免日行所補及內府等項使費俱係各解戶自行措辦今本部要革解戶委官管解該本司看得改民解為官解甚便於民而微有不便於官便於民者十有七八而不便於官者十有一二權其損益則官解所當亟行其不便於官者從長計處則官解為益善矣方今極苦京解者無如廣中蓋以往返一萬八千里道途之艱虞可知歲月之盤費可知而獨責百姓自運勞費萬狀如遠而雲南四川近而江西但金銀扛解俱是委官給以勘合一路起夫陸運安行至京百姓不與知焉獨廣東不借力於官故為最苦各州縣解銀至

省候一二萬兩齊足起解或守候三四月或半年以上此守解之苦也各解戶銀數多寡不等而往返盤費則一極少正銀或一二百兩或不上百兩而盤費過之真為無益之耗此虛費之苦也各解戶俱有身家農業往返七八箇月誰能人人自行其勢必至包貼與人而包貼者索取無厭昨據解戶陳合理告稱正銀九百兩貼解至一百兩而其心猶未肯已是正銀每兩貼解一錢有餘若包貼不得其人上納掛欠又不免累及正解此包貼之苦也一解戶有一姓幾房亦有數姓朋充一名當銀起解時心力不齊或來或去或出或不出以致州縣拘解煩難耽延期限累及同運起解之人羈候逾時牽連獲罪此幫解之苦也如此之類不可勝言今改為官解是脫彼陷窞致之坦途其為利益何限此所謂甚便於民者也若微有不便於官者只是道路踈虞一節蓋恐風波盜賊之慮萬一有遭民解則猶責償於民官解則難取償於官是雖事不常有然亦不可不慮也其從長計處之法本省一年解京銀額不過十萬茲議分作五次從江西陸運萬無一失且每運二萬只有二十扛用夫四十名不過一士夫經過之費其水脚銀兩江西

每兩三分今廣東至江西路雖遠二十餘站既資解
官勘合脚力則亦無甚費合無每兩量加五釐共給
三分五釐解戶所省既多仍每兩徵水脚五分除給
解官外尚存一分五釐其護送扛解自省城撥民哨
送至韶州韶州撥民哨送至南雄南雄送至贛州仍
於省城內臨解時行委番禺二縣雇長行打手八名
護送至京其工食就於前存水脚銀內支給其長途
火牌號簿登記一路使費及各縣驛應付夫馬一如
江西規則如此則在解戶每兩不過徵銀五分比常
節省大半而又得脫陷穽置之坦途在解官則利於
盤費之厚無道路之虞而欣然樂從在本司則批廻
易銷而又得省給解官之路費以為軍餉此策之最
得者也合候呈詳允日脩行十府轉行所屬州縣遵
照以後京庫銀兩每兩追水脚銀五分起批赴司上
納即給批廻庫收銷照本司酌量京銀積至二萬兩
不拘府分呈委兩司首領或府佐一員解京輪請兩
院填給勘合應付并請軍門給發牌面沿途撥取兵
快護送庶民力可省而銀兩可保無虞矣

禮部咨稿

計一條

禮部為稽防誑冒以重 明旨以益 宗藩事儀制

清吏司案呈照得近該本部題奉 欽依凡 王府

請封奏抄到部應單本題者一面查冊一面行 宗

人府查對回日五日內具題應 請封者照例 請

封應立案者奏 請立案仍先揭示本部門首諭令

通知但有吏書誣騙者一重究其各 王府賞奏

員役有指稱打點誣 王府物者併行重處已經通

行各 王府啓會去 近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岷

王定燿奏稱第二子 年足十歲例應 請封到

部送司行准 宗人府手本查却乾隆生年月日及

奏報生母來歷相同并查 王府委係 岷王第二

子年數已足例該封 郡王隨具揭呈堂覆查明白

准照例題 請外為照各 王府請封 王爵多有

賞奏員役指稱打點名色誣 王府物到京弊風相

踵遽難釐革及查本部前項文移或未到彼該府賞

役恐仍前誣冒相應呈堂閱會稽查庶免乾沒等因

案呈到部看得 王府 請封近經本部題有一定

限期奏抄一到即查據典例應封者即與題 請隨

掛牌門首示知本部吏胥分毫無所干預即欲打點

何所用之但賚來人役徃徃指稱本部使用希圖誣

沒財物業已誣出遂為囊中之物及見本部隨到隨

行一經揭示准題則前物公然入已矣該府止見其所奏已行即明知誑冒亦不計問使賫役坐得乾沒之利是本部之速行反為各役之騙局本部之禁戢吏胥雖嚴而各王府之費用仍舊明旨為宗藩惜無名之費甚切而宗藩之奉宗室與或不能以盡信也見今宗支日繁祿糧甚誦凡此無名之費皆出於小民之膏脂不則亦先王之遺積以之分贍貧宗則宗親感德以之施行善惠則國庶蒙恩乃空委之無藉之積棍豈不甚可惜哉以宗室應得之典而冒打點之名以供役賤人之誑王府之物竊為各府羞之今賫役之誑王與各府之遂其誑者不過藉口本部吏胥刁指恐不得如期題覆耳今

聖明在上諸蠹肅清各項事宜又經本部申飭吏胥無所需勒題覆決不逾時各府亦可安心相信而中各賫役之奸矣所據該司具呈前因委應知會關防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岷府長史司啓王知會要見王第二子幹睦例應請封自王奏一到查明即題本部吏胥人等並無干預但有賫本員役指稱打點使用分文者即係奸冒便親追究重處

毋事姑息致墮奸計長成弊風仍令長史司申呈貴
院咨部以憑查考以後但有各王請封俱要長
史司取具並無指稱誑冒等弊印結申呈貴院將差
役姓名掛號登記本部題封後仍咨行稽查貴院訪
有前弊亦希即時究處仍知會本部以憑查參輔導
官員其各賚役到京但有前弊本部及緝事衙門訪
出或被入首發除本役重處外本部并將該府內外
輔導官參究坐擬庶仰副明旨以惠益宗親所
裨誠非小補也其餘有王府去處巡撫衙門仰該
司一體申明知會施行

論

附 貴陽改課

天地之所以為大

造化之妙至一也亦至不一也一與不一皆歸於一
焉而後可以語天地之全美一者何也自其體統者
言之也不一者何也自其散殊者言之也體統者散
殊之合散殊者體統之分方其合也渾然氣而已矣
氣不能以不流流則聚而為有是散而不一者皆至
一之所為也當其散也顯然有而已矣有不能以合
著著必本於所宗是合而至一者皆不一之所主也
是故一者一也分而為萬有焉而各一其一者此一

也聚萬有之各一其一同歸於一者亦此一也合者不得不散而實無所散散者不得不合而實無所合故曰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而造化之大盡在是矣不然則乾坤毀而天地之化不幾於息乎子思以天地之大明聖人之大而以大德小德言之其言觀天地者與雖然吾聞聖人之言天地者曰太極曰乾坤曰誠曰命非不足以盡天地之大也而子思獨以大德小德盡之天地不可以德名也而又可以大小分乎蓋天地一也有自其精蘊言之者有自其功用言之者精蘊者微而難知功用者顯而易見大德小德之說蓋因其功用以觀其精蘊者也何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造化之功用也夫其合而不離散而不雜造化胡為有是功用也是必有所為之者矣是故天地本無德也對功用而原其所以然則謂之德德本無大小也對功用之大小而原其所以然則謂之大德小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曰生曰載者自其功用言之也而皆以德言則子思之因用以發天地之蘊者可知爾矣是故太極以極至言軋坤以性情言命以帝之主宰言誠以於穆不已言是皆天地之精蘊不可以大小論者

也夫以是四者舉其一固足以見天地矣而非通極於性與天道之奧者未易窺測也未能通乎性與天道則必即其用以觀之而其源可知也則夫言天地之所以大者舍大德小德奚以哉今夫日月寒暑飛潛動植凡盈天地間者天地皆有以包涵之此功用之大而合者也日月寒暑自為日月寒暑飛潛動植自為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犁然不紊此功用之小而分者也然而有形者則必有形形者有色者則必有色色者其大而合者即其德之渾淪而無所在者為之也其小而分者即其德之散殊而有所專主者為之也無所在者摠之於至一而有所專主者分之為至不一有所合則必有所分此造化之妙而初無二理也以其大而一者分之於不一之中而物物各得其一以為一焉以其小而不一者推之於至一之地而物物同本於一以為一焉自至一而不一則變化出而體統之流行者見矣自不一而至一則神妙存而散殊之根底者見矣合一與不一觀之則天地之德備而廣大可知矣何也天地之為天地所以引之而不見其始要之而不見其終者以其有是一也亦以其有是不一也蓋天下之用固有綱維主張之

者然亦無截然一定之理由其參差不齊循環相禪而後至一者始運於無窮則是至一者固所以為不一而至不一者乃所以為一也故自其全體觀之言一已無虧欠矣分而為兩焉又分而為萬焉非於一之上有所增也一草一木之榮枯消長天地之體統在焉謂一草一木之天地非天地之天地不可也謂一草一木之大非天地之大不可也何也天地無二理也人惟不能如是觀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天地之蘊愈不可得而見故子思曰是敦化也大德也是川流也小德也因功用以求其體段而後天地可知矣今夫太虛之飄風也大木之巖壑之風非太虛之風參寥然空行風以鳴謂大木巖壑之風非太虛之風不可也風未嘗益而風之大益以見矣江海之水或為波或為濤是為波或有怒焉而為濤是水之散也謂波非江海之水不可也水未嘗益而水之大益以見矣風則有響應有水則有波濤有體統則有五行而萬物生生復歸於太極焉固天地自然之體用也易曰乾元亨利貞乾其統也四德其分也分之則元亨利貞各一其乾統之則元亨利貞皆乾也又

分為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其乾而三百八十四爻皆
乾也易之為道乾盡之矣必三百八十四爻而易之
廣大悉備余是以知子思大德小德之說有所本也
此其所以為天地之大矣乎學者苟未能觀於天地
蓋觀之聖人焉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心之
一理渾然無所不備者大德也仁義禮智根於固有
燦然其中者小德也由是當時中而時中當容而容
當執而執當敬而敬當別而別而所以教化所以川
流者在是矣要之一事一節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者無不在焉是則一觀天地聖人者合大小而觀其
大可也乎夫大小而各觀其大亦可也釋氏窺測天
道未盡而人見之小因緣天地遂以山河大地皆
為幻妄區近而一身亦且以為幻焉夫一草一木莫
不天地天下之理無不實者而釋氏皆以幻視之嗚
呼天地之所以為大亦不可不察也夫觀於天地
有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地之大吾將何以求之仰
觀於上而得其確然垂象者焉俯察於下而得其隕
然成形者焉合形象而觀天地固不可執形象而觀
天地尤不可吾將自其形象之理觀之理也者所以

形其形而象其象者也理一也而形象則萬有不同者皆理之所為也理之初混淪冲漠無聲無臭而已然既謂之理則造化精微之蘊寓焉精則必聚微則必彰聚焉彰焉則自無而有矣氣之始有曰太初形之始有曰太始質之始有曰太素形質具而形象無窮焉是故大而日月星辰小而走飛草木又小而人之爪髮物之喘息皆理之所為也理也者愈合則愈大愈分則愈細其合也而小之理已自完其分也而大之理無少欠闕故自無而有雖巧歷不能窮而自有原無則一以貫之而已天地之大不在是乎苟不以其分合者歸諸理而徒以成象成形者指言其大則天地亦一物矣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以理觀天地之說也夫其敦化也而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焉其川流也而聲者自聲色者自色焉此有耳目者之所知也至於所謂大德小德者即之無象視之無形而強名之曰德天地得之而有是敦化有是川流人不可得而見聞者也人不可得而見聞而以理觀之則有不空隱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陽復於下而生生不息此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生為心則亦以生生為德故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然則大德小德者自天地生生之理言之也生生之理何以有大小乎此造化自然分合之妙也吾嘗因是而探乾坤之蘊矣理乘氣氣載理蓋無一息停機也方理氣之混而為一雖未有萬殊也而萬殊之理寓焉元始亨通利遂真正為金為木為水為火為土四德五行靡不具於一之中此實理也四德五行既具於一則在一者不得分為四為五張子所謂不有兩則無一一不可見而兩之用幾乎息者也有以一以為兩有兩以為一而後造化之妙無窮是故無方之謂神無體之謂易化裁之謂變推行

之謂道一專一且之謂氣一翕一闔之謂坤理之蘊於造化者固如夫也由是出之而教化散之而川流自其大者而觀之安得不謂之同自其小者而觀之安得不謂之異吾嘗求天地間之物靈蠢動植其類各別而一類之內種種又殊有血氣者不可無知無靈蠢動植必不結李實草必不生木葉荷物物不離之則天地勞然而截然不亂焉則兩之理且於一之內可知矣夫自兩而萬物其不離乎一也故有知無知靈蠢動植不同而其所以生所以死一也桃李草木花實枝葉不同而其所以榮所以枯一

也彭蠡之壽鳩子之夭大椿之春秋千計朝華之春
秋日計龜鶴之筭無窮螻蟻之年有限而盈虛消息
於大化之中者一也其異者為川流其同者為教化
是用之大小也其異者為小德其同者為大德是體
之大小也有大則有小是理之自無而有者也有體
則有用是理之自微而顯者也有大小而無先後有
顯微而無彼此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有無混一之
常也非知道者孰識之嗚呼此未易言也蓋嘗自吾
身而觀之矣吾身者小天地也當其一念不起鬼神
莫知喜怒哀樂一無所著吾見其冲然虛而已湛然
寂而已然而仁義禮智事物細微之所以然者無不
在焉蓋出於命而根於心無其用而有其理孟子所
謂萬物皆備者也惻隱於孺子之見不屑於蹴爾之
食以至辭讓是非一事一物巨細精粗隨其所感而
心之所具者應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既有此理則不能以不通然雖常應常感而寂然
者自如豈非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與天地相似者
動以天者也動以人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動者一念
之初幾善惡之際也一念之動於善惡而見之於外
若影之隨形流之出於源無毫髮差謬學者苟欲五

常百行之善而不致力於一念初起之時是向日而
逃影不塞其源而止其流吾見其影之愈多而流之
愈大不亦勞甚矣哉故曰君子慎動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二終



萬文恭公集後語

萬文恭公集刻成公之子習扣闕請余
題其後余推公之文行宮保鳳阿公序
其端揚摧而倫擬之論洵確矣雖有能
言之士宜無所置喙矧其不嫻於詞而
左駘癢然者哉隱几莫敢承萬室不可
謂余與公雅稱莫逆同氣弗是過也脫

新集不著數語不翦為行道入乎余蹶
然起許言其槩然一隅之見未必能窺
公之深也公為人外通而中介貌渾厚
而內之條理斤之焉少有遠志視紛華
利達泊如也克己勵行取家學不惰長
從荆川先生游聞為學本原已乃遍
度天下善士懇切磨而樂有取焉則
所詣日益邃且醇矣雖不執一見而其
以誠為基以義利之辨為堂奧則終身
不可易也故自出處進退以至一介之
取予毋弗嚴也所謂獅子捉象捉兔皆
用全力者非乎文宗六一而恥摹其詞
維力量氣魄不必盡同而箇中線索具
目者知其畫一矣詩雅愛王韋稍齎

其髓晚最喜康節靜脩白沙諸集為其
多會心語涵泳久之霍然有悟入處殆
其學之進而詩亦隨之故歟即暮年紀
述時有超然妙語若鏡花水月真可端
倪恐唐人不能道耳是集也公手自讐
閱蓋去者半留者半余與凝菴續校雖
或有增損然董詩凡若干首以時叙

